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胡覲瀾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兵制

宋哲宗即位初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罷將官上狀曰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

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彊之弊既滅六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隳名城銷兵器東以奇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陜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一軍及剩員以

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鄉之為總管等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

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朘月減出入導從大爲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十里甲薄頽缺犬豕可踰又瀍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鐍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檢

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
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廵邏盡出其間𨽻者先帝違
豫勑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塲其將下禁軍充白
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
已西京天子别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
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
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邑
或劫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之

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敵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為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不為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腹内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群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弃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群盜尚爾況外裔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

可恃即日平寧晏然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乎
臣愚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内州縣宜
以漸候豐年農閒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
各脩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
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縁邊屯駐兵士遇春
夏無事之際委經畧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共商量減放
歸住營州軍或於内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占
以自守衛其腹内單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人

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往别州軍見兵不足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閲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弃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光又奏曰臣竊見先帝以契丹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陜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闗預管内百姓不得處治其廵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侵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為劫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

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斂無窮貲產耗竭無以為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為盜賊行之數年先帝浸知其弊申勑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陝西團教未及半年者每月兩次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

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并第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放免過二分此皆聖澤矜寛民力於保甲勞費雖什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廵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賊盜則近已有指揮廵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

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勾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此皆畎畒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敵人戰鬬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戒勅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静守疆埸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其為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群盜王沖乘保馬諸處行刼置保馬本欲逐盜今

更為盜賊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志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廵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坊監及諸軍名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廵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及五路之民孰不歡

呼鼓舞倚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
之歸農即乞令逐縣戶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
緣邉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項與免二稅或稅輕者
與免若干石斗稅及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
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慕然後名募本縣鄉村戶有勇
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
多願應募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
令佐揀試武藝髙彊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

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為盗亦無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差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祇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定地分巡捕賊盗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

嚴行科責及令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
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
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
所容身自然稀少
知陳州韓維上宣仁皇后論保甲馬曰臣竊聞陛下濬
發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罷其所領職事黜吳居
厚使離本道責以掊尅擾民中外喧傳曉然知陛下憂
國愛民之深意莫不欣悅相賀臣雖在哀戚之中不覺

失聲歎呼然臣尚有愚懇不敢不盡以上聞臣竊恐議者以嗣君新即位且當循守父道三年無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於大行皇帝為母儀於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時稱制臨政蓋為社稷大計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時理無不可臣以為萬一有敢為此論上惑天聽者若非奸人沮害聖政即是俗儒不識時變願陛下切勿聽之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

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願
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
直錢二三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
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垣為場號為團教
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闕耕作身受勞
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習器為擊刺之
事豈無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群盜掠取換易
乘騎如其外厖河北保甲漸亦作過陵暴良民州縣幾

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地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聖慮詳酌施行

左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降指揮河東陝西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罷教只於冬三月輪番教閱此誠安民之急務也內有兵器一節臣方自外來不知

朝廷已未處置伏緣自教閲保甲以來兵器未嘗禁止今既許三時務農從事於耒耜田畆之間則兵器豈可依舊蓄於私家竊恐緩急有所資藉起而為盜為患不細欲望朝廷速行指揮三路保甲自罷教日將應教閲兵器不問官給自置並令納官為置庫如法收貯俟冬教日旋行給付教罷即復行拘收如官已拘收之後民間輙復私置者乞依法禁止施行所貴小人無所資藉亦銷弭盜賊之一端也臣又聞朝廷已降指揮州縣招

置弓手令來保甲有事藝精熟之人欲乞充弓手其逐縣舊役弓手亦乞委令佐揀擇内有瘦軟者將應募保甲替换如是則弓手盡得彊勇之人可以擒制盜賊如允所乞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六日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農閑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置場準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

密院取索會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

臣愚竊以先帝留神訓練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間甚有人材武藝超出群衆者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司揀閱其間人材事藝可及諸班者與等第於諸班至散直殿侍安排如不願者委逐路安撫都總管司合量材於敢勇効用或弓箭手軍員十將内安排更不願者即於本鄉保甲守闕副都保正或依弓箭手例將置正副都頭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等階級及立定年限遷轉

候至都指揮使與換近下班行則人人皆有進身之望有所顧藉不肯輕易犯法其間武藝尋常惰於作業者即委郡縣覺察仍許父母尊長陳告與刺充本土禁軍上可以增壯禁衛次可使強民有歸下可絶敗羣游惰之人及免凶年飢歲聚為寇盜如此則聖制曲盡久遠無弊兹古人所以慮事於未然弭患於未萌也天下幸甚

純仁又上奏曰臣伏覩提舉保甲司牒准樞密院劄子

指揮鈐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遇閒暇於本家閱習事藝竊緣保甲每月雖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蓋子弟慣入鎮市漸喜游惰託以脩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閱為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鈐束覺察自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曰皆於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足武藝不廢民力不窮三代興王同此道也蓋農事播種斂

穫不可少有失時常若寇盜之至苟一日怠期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亦欲乞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并就農閒之月其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為拘管不唯農不失時亦因併教多日事藝必得精熟

監察御史王岩叟上奏曰臣近以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多貧乏乞依義勇舊法免冬教及畿内舊無義勇今亦乞罷保甲未蒙施行臣竊以道有弛張故法有損益

不可以為常要在酌民之言因時之宜而損益之為國家長久之計耳臣見保甲之法陛下每損之則民心每加喜民心之加喜國計之益以為利也按義勇舊法三丁方取一丁而保甲兩丁便取其一比義勇立法為甚忞而得兵為甚多臣今不敢請取丁如義勇但乞如義勇免下户冬教而已冬教雖免而姓名猶存於籍亟名則亟得非釋然放之也臣昨為民官每親見下户保丁赴團教不以習技為難而常以艱食為苦未嘗不疾首

瘦頞以應一日之教況無衣無褐隆冬大寒當一月之久乎陛下推臣之言以觀其情之樂否也人情之所不樂而必為之非天下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又畿内之民素倚京師以為重浸漬仁恩而安於無事自與保甲以來往往切切偶語曰三路教民固將緩急當護邉之用也我曹豈亦將驅而為此乎臣誠知國家無意至此徒使人心常疑而不自寧何益也議者皆以謂罷之便伏望陛下省臣前奏今去起教月分不遠早賜指揮施

行以慰人心

岩叟又乞廢罷保甲奏曰臣昨在河北為知縣親見保甲之患非止一端及蒙恩名為御史即詳具保甲利害條列劄子欲求面奏而未到闕間已承朝廷有指揮止令冬教一月暨臣赴臺供職適主兵寮竊見新降保甲法尚存提舉教閱一司及改逐縣巡教官為監教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為保甲之患者大本猶在臣須至以先所具到劄子上進仰冀陛下委曲知保甲之害蓋由

提舉一司官屬不體朝廷之本心倚法用情奉行深刻

所至百姓一聞其名自已疾首蹙頞無安樂意令雖曲

為之防須亦別自生姦終恐為害不已伏望陛下深察

民情廢提舉保甲一司及監教官但令州縣及安撫司

主之使百姓安心於為生以樂聖政不勝幸甚若不罷

提舉保甲司及逐縣監教官則是保甲無事之時猶遭

脇制未免侵漁終年不減騷擾之患此朝廷不可不察

也且一司官屬三路不下數百員虛負廩禄亦非久遠

可行之理今猶指揮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教閱臣竊見民間十月場圃未終正月夫役將興農緒亦起此時教習未免有妨唯是分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教畢民情頗為利便不消分作四番臣深曾體訪備得其情伏望朝廷更加詳度若罷提舉官司自於保甲都保不減在國家民兵之勢無所虧損又人人既得平居泰然以為生則國家一日用之必樂於為用伏乞陛下勿以為疑早發睿斷以安百姓如每年自京差指使往逐處

同共監視教閱竊慮麤勇之人挾恃朝廷所差妄作氣勢搔擾生事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

岩叟又論保甲之害奏曰臣竊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今臣蒙恩由河北知縣擢置御史敢以其所目見而身自歷之者為陛下言不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

成法惟陛下垂聽幸甚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易堪知别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者不能如吾意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覊縻之虐有甚焉覊縻不足以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覊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

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為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葢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牌架僦椅卓團典紙墨看廳人雇直均菜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虚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

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者多由此塗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

其家出賞鈔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
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皆
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
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見之當何如也又保丁之外
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塲教騎終日馳驟往
往至於飢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
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又或其家官逋督迫
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

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

臣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

因人之情而為之法爾夫縁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

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

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

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

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

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

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
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蓄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
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為安
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
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
畢無他用心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
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則
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城下一邑

分番當一月起發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逃遁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天下幸甚

岩叟於元祐八年又乞保甲併用冬教奏曰臣伏見近降保甲畫一指揮仍舊逐歲遣使按閱者竊敢為朝廷

論其害臣每見使者所嚮其騎從之盛風聲之峻供億
之繁承迎之厚郡縣為之騷然一小郡坊市户有旋染
縑帛五六百疋為供張之具者推此一事其餘可知雖
非使者使之如此則州郡望風畏憚不敢不然故所至
人情甚以為害又其所按保下雖各得銀絹三五疋兩
而備按閲飲食衣服之費自已不輕既得之為衆人耗
蠹又亦不少所存以歸能有幾許臣深曾體問皆云若
國家冬教使不失農時則家之所得自可有餘天恩深

厚非一按閲賜賚之比也竊考其情蓋不以得一時之
賞為足而以安終年之業為樂也況所謂賜賚者却秖
是出於保丁人家所納錢數内耳所謂取諸其懷而與
之割其肉而啖之孰若不取不割之為兩得也臣愚伏
望聖慈因冬教以為恩罷逐年按閲之煩省役錢封樁
之擾一以安靜養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
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税廪有餘

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
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若
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
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龎勛黄巢之類只如湻化中李
順慶歷中張海熈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
寺刼掠倉庫以致發兵命將轉輸粮食耗失兵械募士
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
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

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刧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廣勝之事可立而

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飢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旣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為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

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
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
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
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
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寮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
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
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
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絶倫舊日以補班

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隣近門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

轍又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曰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

接邊陲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憩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脩蓋

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脩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目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無有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脩以寬民力

四年尚書右丞王存上奏曰臣伏見范純仁劄子奏畿內保甲乞今後更不教閱臣竊詳先帝教閱畿內保甲

思慮深矣蓋以京師之地四達而平非有重山峻嶺之險金城湯池之固所以維御四方威制敵國為根本之固者以宿衆營衛嚴也慶歷治平間禁廂之籍至百餘萬新城裏外連營相望其後論者以兵冗費廣供餽不給乃議併營裁決其後中外禁軍五十八萬為額而京師兵籍益削於是三路添籍民兵畿内亦置保甲四時教閲使人為勝兵平日不費縣官錢粮緩急得為武備此先帝之意也但當時教閲之法太密官吏之責太苛

以此人情有所不安陛下即位之初罷三時之閱止冬閒一教教閱條制事伎精熟者十日便放稍精熟者二十日生踈者止於一月每教至旬日往往放者太半如是災傷放税五分又即權免此法既寛人情未有所害前此洊飢法當權免今歲豐稔若遂不教即其法遂廢甚可惜也大率民兵之法創置則難放罷即易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數年之閒人既就緒一旦無故而廢之深為可惜臣非不知附會時論可以干百姓之譽但職

任至此為國家長久之慮不敢嘿嘿耳伏望聖慈再三思慮不勝幸甚

哲宗時陳次升奏曰臣訪聞河北路禁軍例多老病怯弱不任征役盖招軍官司上下通同作弊或以老小為丁壯或以病患為強健招刺之後年甲具載兵籍每歲揀選惟據籍點檢而已未嘗以籍考其年顏歲數虛實是以老病者常多而強壯者常少徒費軍粮無濟於用況邊庭粮草最為難得禦戎備寇要在兵強今所養之

兵既非可用倉卒之際恐致敗事此不可不慮也伏望
聖慈嚴敕本路招軍官司今後所招兵士務要強壯的
實年甲及責監司每歲揀軍必以兵籍考其年甲顔貌
若有不實即行按發無令老病怯弱之人虛占兵籍侵
耗邊儲如敢依前不切用心揀選官當行重責庶使官
吏知畏守禦有備天下幸甚
畢仲游上言曰為國者患在因喜事之人開進取之説
而不知無以善其後或者乘已厭之機為可廢之論而

不戒異日之非常二者循環相從迭為用舍可以資一時之策而非天下長久不易之道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孔子亦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則兵何可略略之則天寳之市人將復入於六軍之中矣老子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而三代以來亂亡相尋鮮不以兵則兵何可長長之則蒙恬之役重興於後世故兵不可長亦不可略藏之於不用之地若無兵及其用則若雷霆風雨之驟至不知所從來者兵之道也盖

惟三代之時則有此兵矣昔周之兵寓於比閭族黨州鄉别於鄰里酇鄙縣遂成於五兩卒旅至五師為軍之大法其不用也則為六鄉之民用之也則為六軍之衆而將之者又皆出於六鄉之吏故平日不知兵之所在而兵行則無敵於天下其後管仲相齊粗得三代之遺意亦分國為鄉寓軍於政比其居以軌里連鄉之法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而率之以軌長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而率之以里有司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

而率之以連長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而率之以鄉良人五鄉一率故萬人為一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以教士三萬人亦橫行於諸侯之國管仲而下無足道者惟唐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出於征事辦輙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天下無宿兵之費雖云三代之兵益遠亦略得管仲之遺意故猶足道本朝點市人為卒賦斂齊民以養之齊民之力十耗其七八及其戰也纔足以備行伍而不足以禽將破

敵故神宗皇帝為伍保之法欲使民知戰而足以破敵
禽虜也蓋聞太宗皇帝之北征獨取三晋之民得十萬
衆命曰義軍而咸平亦詔陜西户出一丁以戍邊命曰
保毅著於籍者至六萬八千則土兵之議亦不可以伍
保為嬉而不講今若取天下户絶之產與官田棄地募
人耕鑿蠲其賦役使家出一人以為兵户絶之産歲歲
有之而有官田棄地開之則亦無窮其有中民之户丁
多地少而願為兵者可益授以地略依唐府衛之制番

上宿衛或為州縣之守禦教之戰陣擊刺坐作進退之節耕於野者則春秋大閱而已勿重擾之久以歲月則府衛之制漸復而營卒亦漸省以除天下之大費所謂非常者令下之日已可禁禦而十年之後將亦如三代之無敵

李廌上奇正論曰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善射般善工學射

者有彀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畧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既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鬬羿果相若則為羿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誠為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黄帝法成於太公黄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既頗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

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兵策用之之法可覩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理可踰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冊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陣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

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棊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揆棊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咫尺數路情狀萬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四為正四為奇黄帝握機之

文也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為正後出為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為正圓為奇步為正騎為奇受於君者為正將所自出者為奇固曰妙矣然人既用之則為故智不足䑛蹈何哉不惟黠慧者知之而愚者亦知之故當益為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相沿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固亦猶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故學兵雖

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臣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之以為奇因其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為之法使馬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為之法使蕃而示之以漢為奇漢而示之以蕃為奇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為奇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為奇

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不窮奇正相變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敵乖其所之豈復膠柱哉卻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為膠柱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為正奇為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無竭如江河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食聲

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歷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教士卒臣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為一法奇為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為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

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為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分為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則後

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安彼分則擾以安擊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鬬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刼鬬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為業動累億萬鬬力勇而已鮮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之理窮兵之理動累數十分強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為奇正為正而

已鮮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之平吳也不為掩襲之計尅日而後戰柰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為奇正也償禾縱俘歸禽饋藥奇正之用也懐其心逮枯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俘其主夷其社孰知夫正在荆州而奇在益州耶兹奇正之大者也人君俾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曰自三代之衰井田破壊軍賦之法大變而兵農不一農不可使之為兵而兵不可復之為農天下始有養兵之弊而生民之力多耗於此其間有為之君善計之臣深思遠慮講求法制以救天下之弊而収其利宏規大畧載於方册可得而見者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也今天下之兵猥過百萬養之之弊甚於前古而民力遂至大困天下之田皆耕而農夫無以食天下之桑皆蠶而織婦無以衣轉

輸饋輓之勞及於上農而猶不給厚賦重斂而持之為
定制山澤之利毫毛皆歸于公而無遺關征市榷類賈
人之貪競而不知愧以交劑募商旅輸粟于邊而給之
倍直國家財用日益窘生民日益困養兵之弊可謂極
矣昔開元之初邊費歲不過二百萬緡至天寶之末兵
已失制大盜群起而費乃七倍乎元和長慶之際犄角
之師犬牙雜處大都通邑無不有兵數猶未滿百萬賦
租所入止可贍足其半今天下闢田雖廣計户雖多而

兵籍又踰長慶之數濫恩寛恵積行而不可暴革平居無事衣食帑廪莫能少休賦税貨幣之入用於軍者什嘗八九而猶不足豈特天寶之費哉如之何國用不窘而生民不困也欲為古之屯田乎則古之為屯者多減戰士以耕閑田衆至於數萬而廣及於千里今之兵固不可驅而使之耕而昔之所謂屯田者抑亦堙廢而無幾其利不可一日而獲也欲復古之府兵乎則古之為府者皆出於民故不戰之時耕而自養今之兵既不可

使之耕矣又安得而府哉其法不可一日而變也昔之所以救養兵之弊者莫大於此兩端語今之勢而皆不可驟用則養兵之敝果無以救矣竊嘗聞之有興利以除害有去害以就利為術不同而為功則一要在使天下蒙其利焉且夫欲興二利者以去養兵之害也今勢既不可而未能興則胡不反求其端而去其所以害者哉夫能去其害而使生民免於重困則天下孰不曰利矣今養兵之弊甚於前古者蓋兵多而費廣也兵多而

費廣者名募之格濫而不程其武力也簡閱之法疎而疲病有未黜也死亡輙補而不敢不足也深惟藝祖受命之初國家之兵十有二萬東征西伐頼而成功及太宗皇帝削除僭叛中外混一始有三十餘萬之數章聖在御四海富殖欲彊主威以制敵人之命故又增其籍至五六十萬自慶歷已來遂及百萬之冗此其衆寡可見昔祖宗之初屢有戰伐之事而兵少今安閑固守而兵多者不獨精冗之異也盖今三路師屯甚衆而四方

郡縣出戍頗勞也師屯甚衆而出戍頗勞則其勢不得不濫募以完其數也疲病者未可遽出而死亡者宜輒補也夫勢有急緩而理有損益計今三路之兵不過四十萬固不可一日而闕至於四方之戍多止於千人而少纔一二百扞禦之効未必可責而徒有往返之費臣愚以為諸非要害之地可少減其出戍夫出戍既減則兵不闕用兵不闕用則召募之格可以嚴而程其武力也簡閱之法可以精而疲病必黜也死亡者可以不盡

補而無慮不足也三者相叅而要以數歲則冗兵之去不亦多乎冗兵既去之多則徐觀其變而議所以應之然後可以定萬世之制也臣伏思國家患兵之冗而久未變易者懼其徒類大盛乘而亂生也茍以向之三說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何亂之為哉雖國家亦坐享其利而不之覺也然議者猶曰減四方之戍則武備弛廢非所以安郡縣矣斯又不然且生民之治亂不在於此也豈干兵之防百卒之聚而可以致郡縣之安歟

顧朝廷臨撫之道何如耳

陶又奏曰兵多而雜不如其少而精雜則弱精則彊彊則用之易以勝弱則用之易以敗此兵法之所辨而人情之共知也今天下方患兵之太多而國費不足以取濟故臣為說以獻欲陰奪其勢而稍稍汰之三說既行而冗兵盡汰則天下之兵皆可以精乎臣愚亦知其未能然也彼三說者可以去冗食而未可得精兵也夫精兵生於去冗冗食既去而兵未能精者何也御之失其

道也御之失其道者姑息有餘而講練不足也姑息有餘則驕講練不足則惰既驕且惰非去冗之可救也夫兇悍不義之徒凡數十萬成軍著籍目曰禁旅聚之京師三輔以為擁衛散之四方郡縣以為屯守此天子所恃以安敵人所望而畏寇盜所知而息者也然而天下久無事法度弛廢國威不申士氣不振溫衣飽食竭民之膏血而自謂宜然濫恩横賚動踰紀極而不能厭滿其意悖慢之態日益滋長而上下恬不為異平居終日

搖搖然惟賜與之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羣聚而議賞典之厚薄小慊於心則出不遜語以駭惑衆聽其甚者至以禋燎之賜物估過重而起犯州吏大率知可愛之恩不知可畏之法有偷生之色無敢死之氣雖四時閲習以預戒先備而紀律不甚嚴明器用不甚堅鋭坐作進退之節有類嬉戲特文具而事舉耳非所以感動鬭志而奮揚天威也以之衛天子則不可恃以為安以之制敵人則不畏以之捍寇盜則不息卒有一日之警而

驅以掃蕩羣醜斬刈蓬蒿其可望成功乎臣故曰御之失其道也昔唐之章武誅削僭叛以疆國勢元和之際謂中興矣而穆宗嗣立闇於御兵之道務以姑息為本即政之始傾竭府庫以賞士卒雖人獲鉅萬而横賜猶不敢已是故軍旅益驕法令益失姦臣悍將迭乘其危而唐祚遂底於亡及夫後唐之莊宗亦以豪雄蓋世之才南嚮而圖中原僅得天下之半然而不知御兵之道失於禁戢每田獵近郊衛士有匄恩賞者必如所欲以

給之是以賞賚不節威令不行而卒至於亂由此言之則御兵之道豈不難乎有兵而不能御者不可適用而可以召亂也方安閒無事之時詳計密慮而執其至要則遽急有為之際豈涉於顛危哉昔我祖宗皆以睿謀英略禦遏四海險暴之萌而立成富彊不拔之勢深知兵旅之事而善御以權術不以噢咻為恩而人皆有戴惠之心不以暴怒為威而人皆有畏罪之意何則恩無常得而威有不測以加也法制案定而備預謹嚴也川

班許賞則誅之索求凶迹而鉗錮踰年也侍衛將校雖領刺史有罪則杖降仕伍以任力役諸軍不逞者籍為四等分而徙之雖赐赦不宥也大講近郊親閲便殿者歲月率常也較擊刺騎射之藝而黜其無勇也取禁兵之伉健為親軍而以罷軟補郡卒也選氣質端謹勇而知禮者訓以挽彊而弧矢之利奇異驚聽也拳勇絶技皆籍記之而以次遷用也陛下神聖明斷有祖宗之風而思社稷之大計則御兵之道固宜祇憲先烈而奉循

故事也選將帥提法令而授之節濫恩以寬生民之力峻罪典以完固主威萬政之餘留神講練閒集六師閱試武力進能退否以立軍政則天下驕惰之兵聳動警懼而百倍其氣天聲可以薄四海而異域不能窺中國之隙豈不偉哉

陶又曰天下之兵精而不驕則中國之武備完矣安得良將而付之邪國之無良將久矣豈真無其材乎四海九州之廣大謀臣猛士之衆多高爵重祿養而用者紛

紛於天下智信忠義可以捍社稷之難剛毅勇果可以致身而死節蓋有之耳惟國家任之未得其道而志有所不申才有所不盡功有所不成也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兵出於農而將出於六鄉之大夫所主之兵皆其鄉之民而所附之將乃其鄉之吏居處相安動作相應禍福相濟休戚相均故其兵皆常信服而可與之同其生死至于齊桓欲速得志於諸侯亦作内政以寓軍令三分其國而使賢人為之里君而作三軍之師卒伍定

於里而軍政成於郊人相保家相受耳目足以相聞見而歡忻足以相死故其兵皆有節制而守則固戰則勝今之兵雖不出於農與古大異惟其所以為兵而欲禁暴禦侮之意則亦何異於古哉然而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出師數萬而以生殺存亡之柄授人於倉卒之中把旄賜鉞建靈旗以啟行而三軍之士不知其誰何莫敢仰視其面而欲與之同其死生攻取戰提不亦難乎古之能辨疆埸之事者盖非責以歲月之勞要之遲久而

務有以克敵也李牧趙充國之迹斷可知矣今乃不然
備邊守塞要害重地而以為武臣更踐之塗遲止再歲
速或累月若寓居於傳舍而指期以去則敵情安能知
軍政安能立深謀遠略安能施乎古之取將不獨貴其
節義智勇雖或貪冒不法亦録其材而用之萬一抵罪
則天子以功覆過不繩以法所以養其豪縱敢為之氣
而使之盡智能竭死力也陳湯魏尚之事舉可知矣今
乃不然邉鄙武人而一切責以小廉細謹有毫毛之失

而使文吏議其罪刀筆挫於前網羅施於後則倜儻不羈之士踰義反常以立奇效豈可得乎古者捐兵與人而軍中之事聽其處決與奪之權不從中御而求其成功蓋雖天子之詔有所不聞者矣今乃不然暴師千里之外而日有禀聽於朝廷敵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輙發則乘機決勝安所望乎古者推赤心而待之以不疑情志相通而上下相信無間色可窺無流言可動故能專誠一意以求報其上蓋有謗書之篋而人君未嘗惑者

矣今乃不然重兵要地方仰其臨制而浮説横議茍可眩於群聽則輒為罷徙取信責成不甚異乎此五者皆任將之大敝臣故曰未得其道也昔太祖太宗之初天下未盡寧四遠未盡服故博求通選得李漢超輩十有四將分治三邊之地遠或二十載而近亦十年雖非古之素將而皆久其任則視其兵如家人子弟而足為之用征榷回圖之利悉其所取驍勇之士聽其自募而養軍中之政許以便利裁決或毀之則付以奏牘或訟之

則使受而快意當此之時諸將皆懷服恩義竭忠致力以靖天下之難而朝廷遂無四方之憂此任將致兵得其道之明驗大効也今天下名為無事而其實將至於用兵故臣願陛下於無事之時設用兵之備虛心廣聽以求諸將或命之保任而収特異之才或觀之踐歷而任已試之効別三路之兵為數部而各隷以將使兵有常主而將有常用則平居素信而危遽可以責其力戒數易以盡其經營之心寛文法以養其馳騁之氣事涉

幾會則不必牽制於中旨苟非大過慎以間言輙罷至誠以結之隆禮以遇之則必有良將為陛下用而寧天下服四夷何愧於祖宗之世歟不逆為慮而一日任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康定之戰可以懲而監也

陶又曰君子小人之不同類而勢各有勝此天下之情可見而治亂之所由生也人之樂從其類者善惡皆然耳其類相從則其勢必勝在君子則為治於小人則為亂此物理之常也有天下者莫不惡亂而好治然則小

人固不可使之勢勝矣其勢茍勝則推類而從而天下禍亂之本遂萌而不可遏盍預慮先計以杜其變乎兵者聚天下之小人而授以不仁之器責以殺戮之事也制御之道一失則資不仁之心而倡殺戮之禍況助其將勝之漸而開其相從之端哉昔唐之中世兵紀壞敗而方鎮多變者盖小人勢勝而推類以從之故也帳下之兵小有拳勇則任為爪牙而親信積日累勞至於裨將乃為三軍之所屬目一旦威不能懼恩不能恱攘臂

大呼起為亂首殺監軍遷主帥而數萬之衆甘心以歸焉不然則其軍自叛而求以為長朝廷亦因而錫之爵命豈其人素有忠義智信足以感服三軍之士邪蓋衆人之心以為吾類之可從而遂推之也雖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矣夫素無忠義智信之人而為三軍所屬目則安能禁其藉而生變哉此助其勝而開其從之漸耳梁崇義者羽林之射生也來瑱既誅戍卒倚以為將連結羣盜擁衆二萬而有襄漢七州之地田承嗣者盧龍

之裨校也為僕固懷恩之援剌史魏州而遷節度陰圖自固得衆十萬而致魏衛數世之患王智興者李洧之衙卒也以軍抗納乃為徐將逐崔羣而處其位也朱克融者劉總之之軍校也在鎮日久内張洪靖而統其務也昭義之裴志清河陽之王惟恭涇州之田希鑑魏博之田興鎮州之王庭湊汴州之李夵幽州之陳行泰皆以牙將奪帥而授節豈非拔卒之易而導兵之叛乎天下方患兵之驕而無術以制則固宜稍抑其勢矣自西

鄙用師甘陵平亂南寇繼起軍校以矢石之勞而進擢者凡幾人也三歲遞遷禁衛之長以罷權而陟高位也便殿閱武取其匹勇而處以右列也此三者欲以勸勵軍功而不知久之將弊矣何者不究其智識謀慮之何若而驟賞之濫也雖忠純厚重間有其人而兇暴愚闇多以幸得也朝為隸夫暮享貴爵則固未能革其素行矣而乃假之兵柄委以捍邊其甚者副一道之經制又其甚者帥禁旅而為天子之衛殊可駭也今之所謂防

團刺史者布列要郡矣臣恐十數年之後補擢愈衆在在處處皆分任之而天下之兵權多其手足以動其徒類之心而重勞國慮也至和之末都邑大水萬衆詾詾公卿相視而失色者其故何哉昔太宗皇帝深明兵旅之事而通其情故閱擇軍校參驗勳績先循謹而後武健嘗謂不更事任而能蹻捷者未可以為帥領雖有一夫之勇亦何足用至于章聖則又能觀其詞氣而知其志操品第所長而試之邉寄其於名器事權豈輙付之

哉由是而言則慎功賞精補擢者亦今日制兵之急務也

陶又曰古之人創立法制皆可以宜民而後世行之者少其故何也非法制之不足經遠後世不能謹守而用之多從而廢壞也古之法既已廢壞則時異事變不可得而復用矣得其近於古者而用之斯可也有近古之法可益於當世而又不能講修循奉以用於天下使之漸至廢壞而乃求考三代之空文掇拾漢唐之故事欲

變常動衆大有興作以補斯世之弊不已迂乎此與夫家有良田而不勤三時之務以圖斂穫必得井牧溝洫之制而後耕者何異矣盖天下之情難於更新而易於䝿故將有所為而遽變其耳目則震駭驚懼而不從因其素所習熟之勢而漸以驅之則為力不勞而享利甚博故也然則有可用之法者不可使之廢有可因之勢者不可捨而謀他方今之事固有類此矣天下皆知兵之為弊而欲救之者必曰復府兵也府兵之法廢壞已

久臣愚竊知其不可復矣田不足以處兵而兵不可使之耕也然有近於府兵者可舉其法而用之三路之民兵是也晉魏秦雍自古干戈百戰之地山川氣勢剛勁猛健土風豪勇有捨生取義之俗武卒銳士著稱前世國家之興亦嘗籍而為兵矣陜右之振武保毅河朔之忠烈宣勇河東之廣銳神武其初皆民而遂兵之嘗有戰鬬之勞於祖宗之世此民兵已試之効也今三路義勇之籍凡數十萬集而拘之者葢累年矣非一日恐之

而驟募也田事既隙常有講閱之令行陣之出入金鼓之進退粗識其畧皆知其欲使之戰也武力男鋭亦有超然於倫類可以赴敵而禦暴者田疇廬舍各安其居父母昆弟各得其養其心皆自愛重而不忍為不義苟為術以誘之而致其力則必有敢死立勝之功非若四方兇悍之徒群聚而異情驕惰而不用命也所謂法之可用而埶之可因以驅者此也兵說有之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怨其上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

厚足居也不然則州黨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皆為兵之數今夫親戚墳墓之所在田宅富厚之足居州黨宗族之足懷則民兵之情有餘於此矣若乃慈愛於民厚無所往則上之人猶有不足於此焉何者取之於農而拘之以為兵列以部伍而教以殺伐是將使之戰也則撫而待之宜有加於農矣今平居無毫毛之惠銖兩之報以示寛假一旦有不幸則欲蹈白刃以效死彼之心安所利而樂為哉郡

縣之吏又多弃畧其事而少嘗經意此民兵所以名存而實去也豈非有法而不善用以至於廢有勢而不能因以就其功歟昔秦人有并吞六國之志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不可得故能斬捕甲首則自復其役小者相長其鄰里大者或優以爵禄是以四世有勝謂之數而不謂之幸後世見秦之速亡而遂譏其使民之不以義亦已過矣苟能為術以使天下而享其利皆善使者也顧其利之何如耳國家有民兵而欲講修其法

以疆中國又何愧哉臣願以義勇為上下之籍精其閱習而課其藝能擇其武壯健勇而中於式度者處之上籍或蠲不急之役或寛過重之斂以𢘆其為兵之心以閑其奔走不已之漸則人人要利而競勸舉三路之農夫半為異時之精兵而不可勝用抑亦善使天下之術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兵制

宋徽宗時李復奏乞罷造戰車劄子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輛專令臣催促製造應副本路出入攻戰使用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詩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及周制自步百為畝積而至於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乗其他斑斑亦可見古之用兵與今不同古者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舉皆有法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敵人不敢輕犯此以車為利也今之用兵盡在極邊敵人乗勢而來雖鷙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得其機便或有負敗各逃散不相顧其往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趨奔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

用臣在兵馬間親冒矢石前後十餘次覩之屢矣有至
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爲用者又況於車乎聞此議出於
許彦圭彦圭因姚麟之子師閔而得見麟遂獻説於麟
懇告求以此爲進身之謀麟乞憐而上其説朝廷以麟
邉人必熟於邉事意遂然之不知彦圭剏爲輕妄麟立
私恩不思誤朝廷之事是亦容易昔唐之房琯嘗用車
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脱者當時止在畿邑
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

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今配買木植物料差雇工匠大為費擾既成艱於牽拽昨東來者牽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戰車棄於道路大為諸路之患其糜費不知其幾千萬矣茍望一官之進上罔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免致徒費人力如朝廷未以臣言為然乞賜博訪

通判李新奏曰臣嘗謂古先聖王於萃聚之時必除戎器戒不虞示有國者不可一日去兵也天下承平日久州郡軍器因循不修治暑月未嘗暴曬兵刃不加淬礪衣甲旗幟破碎斷裂少有鮮明者大率安置不如法蜀地卑溼天多沈陰雨水動經旬月既非高燥處貯藏則未閱歲時筋膠解拆韋草腐爛條貫弛絶蹂踐弃擲不可勝數如梓州一路遂寧府敘州有都作院歲課不少而兩州皆無樓閣架放非惟枉費官物緩急警嚴殊無

犀利可用之器誠可慮也臣欲乞諸州府甲仗庫未有樓處並許創置有而隘陋處即添展修葺務要收藏軍器可以耐久亦預備之術立武之餘事也

欽宗靖康元年尚書右丞李綱上言曰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金人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敵雖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葢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須暫遠去

秋凉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義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敵未退師支梧目前固未有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東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

梱寄方艱難之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条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同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綱為河東北安撫使又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曰臣昨待罪梱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

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兵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敵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栅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

鎮皆為敵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敵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悍金人夏人

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

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兵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敵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闗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觧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

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敵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兵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

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敵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

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又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

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者周為戎人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敵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

士卒伍寧不觧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名無復應者矣

許翰上言曰臣伏見國家武備久弛盜賊横行不忌雖有軍旅驕惰難用非一新之無以禦捍臣愚願詔郡縣什伍其民家富者出財人衆者出力城郭之民使自守其城郭田野之甿使自衛其田野城郭分坊以保門田野分鄉以保境拔其豪傑使之部勒私務之隙教以武事家識金鼓進退之節人能弓矢擊刺之技小寇之至

則可參錯以捍禦大盜之入則得會合以擊逐執進則郡縣旌之以金帛功立則朝廷勸之以爵位如此天下凛然皆為長城之固矣立法天下嚴其誅賞使凡寇至無敢不救縣破則責州州破則責帥隣路近州不能應援亦皆有責必行無赦宣王之詩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者謂其能使天下必信如此故也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唐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

捍禦邊陲内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强乃有天寳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陜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强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内㑹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

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彊敵內侵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藩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

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寛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閲習有干戈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鄰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

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效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廹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彊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家於尊强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四海賓服外患不

興豪俊銷亡内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
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
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
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
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
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輙潰不能取勝則積威約之
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
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

鬬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震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强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於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

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熈豐盛時内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

一失於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没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髪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十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

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敵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户物

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
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
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
葢以養兵日給六宫百官之費待祭祀賔容之用省矣
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娱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
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専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
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陜
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

以新法施行分隷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閲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逺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陜西素號産兵顧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

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閲則有戰陣之制執被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騷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

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覻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淅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騷擾亂羣者不罰矣僕廝親

近皆授髙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為名而死敵者不䘏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人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約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為常則有不

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金人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為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為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鬬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

車騎步兵總為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華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斗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為上習牌槍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攙鐙金甲卒伍多不肯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

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容於倖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前後左右迭相應援覩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鬬力不能勝因

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鬬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揺惑衆者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羣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弩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能自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輙以收身不到開落違者重寘

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者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

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圮而不修去春敵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葢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敵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人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敵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

掠環畿千里之内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敵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敵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綱又上言曰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畆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田

五十畆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邉捍禦夏人多頼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户絶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

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祖宗籍陜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陜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閲葢有意寓兵於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閲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甞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于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

强壮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略之矣獨陜西保甲名數尚在可行措置然陜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人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綱又乞造船募水軍疏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檝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

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艣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閲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蹔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

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説朔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

綱又上言曰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

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輙潰雖有長拔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

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笐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

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傍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内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将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

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

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睿覽乞降付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三年趙元鎮上奏曰臣竊惟太祖皇帝即位之初用趙普策收諸道之兵集之京師又於其中遴選材武以備禁衛謂之親兵委腹心之臣分軍統領謂之三衙所以

弱藩鎮壯王室以革唐末五代之弊而又訓練駕馭各盡其術由是人思自効得其死力故凡邉隅有警姦雄違命天戈所指莫之能抗中外無事垂二百年由此道也太平日久習為驕惰而三衙之任或非其人自靖康以來南北流離散亡過半遂使朝廷有反側之憂人主無爪牙之勢非祖宗之深意也臣願陛下留意三衙擇其忠勇盡節臨難不避恩威兼濟為衆所服者親閱諸軍取其人材武藝以廣宿衛親兵之列所以恢張國勢

震耀天威使悍将强臣膽落氣沮指顧號令雷動風行然後可以大有為於天下兹事甚易而所係利害非可以縷陳也惟陛下留神省覽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見近降指揮王瓊軍馬城外駐劄今已有來者見於禹廟諸處屯泊臣昨在温州時見瓊軍馬亦止城外将士皆有言曰等是官軍獨不得入城以賊待我我亦何憚而不為瓊軍昨在淮南後自建康由江東趨福建以達行在沿路肅然無秋毫所犯今由

明越往往潰亡作過雖軍情變動莫測而懷憤之久由此而發故也養兵無他嚴號令信賞罰而已有功者賞有罪者罰自餘屯泊衣糧等事當待之如一儻有厚薄分别之異必生怨望不平之心理之必然不可不慮兼屯軍城外既無寨堡節其出入蹂踏民田潛行刼奪將無所不有非若城中有所關防也臣愚欲乞别降睿旨取會人數多寡且令城中踏逐或於空閑官地搭蓋席屋居住猶愈於城外重為民患而生彼怨心也

元鎮又論防秋奏曰臣契勘韓世忠屬官陳桷等赴闕臣即子細叩問世忠防秋措置覩桷等所說可見世忠之意桷言世忠已過淮南相視控扼因桷等之來專令乞兵防守建康一帶意欲令張俊分占江上同負此責亦如張俊聚兵之意也臣以為敵若不能渡江只留淮甸即委世忠專切固護通泰萬一采石等處不能支吾則敵騎深入遂有無窮之患雖能保守通泰亦復何益今若便令世忠保守建康又縁敵騎未渡之間當且以

通泰鹽利為重臣之愚意欲乞戒飭世忠且在承楚極力捍禦或采石等處已聞敵騎南侵即令世忠全軍而還徑趨江東或浙西衝要去處或腰擊或尾襲雖不能遏其來路亦足牽制少阻南侵之勢不能深入所有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臣本不知兵更願陛下名張俊與議之或以為然即乞召陳桷等面授此意及親洒宸翰以賜世忠不可坐視安危恬不為意遂如議者所料也臣一介書生辱陛下眷遇致身至此敢不黽勉圖報萬

分自入夏以來每以防秋為念而議論不一何由措手既入七月方二使南歸而又朱勝非求去紛紛十數日不定八月初即有川陜之命萬里之行無一人一騎日夕經營自救不暇以是不能專一留心朝廷之事今事勢已廹乃蒙陛下擢寘宰司萬一小有蹉跌萬死不足塞責臣已力陳懇欵辭免誤恩或未賜矜從即乞陛下博選中外忠誠可倚之人寘之二府庶幾協濟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臣不勝萬幸

元鎮於紹興間知洪州又上奏曰臣契勘本路江州興國南康軍邊臨大江地接光黄咫尺偽境沿流曲折控扼千里萬一有警須藉水軍防捍唯是闕少戰船緩急無以措手近據探報上流賊馬侵寇襄隨包藏不測沿江制置使岳飛屯駐大軍列戍江上亦以戰船闕少為慮雖先奉聖旨令江西轉運司和雇收買二百隻應副緣本路州縣累遭兵火繼而招討宣撫兩司大軍經由刻刷舟船殆盡目即江河惟有往來客船若一例不以

情願便行雇買不惟商賈不通有害貿易亦非戰鬬所宜兼逐時般載軍儲錢穀亦無舟船輸運本司今相度欲計置打造戰船二百隻以為沿江控扼之備般載錢糧船一百隻專充本路往來使用約其工費用度不下十餘萬貫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就吉州權貨務支降見錢一十萬貫如尚闕錢物更容本司那融支撥庶幾乘此時月計置木植便可打造免致防秋有悞大計

紹興二年詔内外官言事右文殿修撰季陵應詔上言

曰軍興以來朝廷詰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鬬心敵至則僞言退保敵去則誠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

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陜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敵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秖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劵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

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

四年兩浙西路安撫使沈晦過行在面對曰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部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

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叅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强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

三十年秘書丞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古之聖王蒐無用之兵為有用之備所以堅固治本逆折亂萌而用智於未奔沈也我祖宗平一天下治定功成之後甲兵堅强四方無敢侮拂當乾德天聖之盛猶且詔諸道兵為長吏之所役使失於教習者著為禁令又廂禁軍敢占為技工者論如法而大中祥符間又詔諸州本城兵及等

者五百人以上團立教閱升為禁軍其本城兵少即别召募嗚呼深謀遠慮所以銷患於未形者成憲具存也伏惟陛下作新軍政一以祖宗為法武備之嚴莫盡於今日凡分屯列戍待敵制勝之道舉無一策之遺矣而議者猶以為外實者必有内虛之憂葢行營重兵遠在邊境而策應之精鋭又須覘時而動而諸州所謂强弓弩手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豈不少貽宵旰之慮而臣竊以謂今之諸郡未嘗無兵諸郡之兵

未嘗無將且以東南言之諸郡所餘禁軍及元額廂軍
土軍亡慮十數萬而一監司一守貳占破之數輙二三
百人一總管一將官各不下百人其間以技執役如福
建一臺又有至數百人者而諸路將副今以二十四員
為額其數亦不為少矣或以刀筆之吏或以給使之徒
或以勢力富豪之家而居之使兵冗於國家之衣糧將
糜於州郡之廩給而咸不適於用豈不亦甚可惜也如
因其在籍之兵拘收而為之部分因其定員之將遴選

而使之教閲假以旬歲之後於大軍之勢亦一助也不然一路一郡之間顧不足以備他盜乎此皆祖宗之舊章有明效大驗書於國史者願陛下勿以為不足用之兵獨斷而必行之中外幸甚

三十一年王之道上奏曰契勘今日江北義社與建炎之末所謂義社事勢大段相遠葢當時緣金人入寇而羣盜相繼蜂起百姓東西南北逃竄無所惟有依山據水建置寨柵庶幾可以保聚老幼以幸須臾無死且如

一村五百家其間必有六七十家儲積穀粟可以贍給其餘而貧窶者既與父母妻子同其死生亦復樂為之用葢臣當是時嘗同里人保守無為軍胡避山寨備見利害試以無為一郡言之建寨之始不下二三十處而積日累月之久能獲保全者僅一二數餘皆不潰則破至有互相吞噬者言之可為寒心自經兵火江北之民十不存一紹興以來生養蕃息而雜以江浙等處流徙之人通計十有三四其疲瘵在所不論而其稍有儲積

可以需及貧弱者五百家中實無三兩家方無事之時州縣或有科擾則望望然去之今乃欲籍其丁壯緩急責之以禦敵與驅市人使戰何異果可恃哉今之議者不知今昔事勢之不同乃為竒謀祕計僥冒爵賞肆為巧辯以求售於上但恐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其失人心有非言之所能盡者葢今日控扼敵人去處惟江北最為要切而其所籍義社莫非耕鑿之人乃不問其欲惡一槩驅而為之反置數十年所養將士於無用之地至

如鄂州駐劄都統制田師中乃欲將湖北京西兩路所管保伍乞依淮西路畣行團結如遇盜賊竊發許師中充鄉道若此是必欲擁百姓以為諸軍之前驅也且平時養兵之費悉出於百姓至於調發供億又責辦於百姓逮其兩陣相對復以鄉道為名而驅之於死地是猶代庖人宰代大匠斲以情度情所謂一人之情千萬人情是者果安在哉今朝廷以議者之言似可聽或信而從之萬一至於誤事雖食議者之肉安能救哉為今之

計莫若責官軍移屯沿邉要害去處俾之捍禦而責義社以保聚老幼防托州縣庶幾可以同心協力以成恢復之功實天下幸甚

三十二年張浚奏乞申嚴私役禁軍之法曰臣竊見陛下嚴戒御前諸軍不得私役軍士此誠軍政之要務號令一頒人心悅服臣仰惟國家郡置禁旅法令嚴密養之訓之皆有成制葢將使之備緩急脩守備戢姦宄除盜賊為千里之惠意甚深遠也自頃擾攘之後官吏玩

習兵政不舉臣嘗熟究其弊矣自守臣兵官不務遵制以時閱習而違法差占若當然者以至監司倅貳僚屬幕職凡不應差借之處巧作事目或以廵守或以備火或以收買軍器捕捉逃亡為名遣出差役及使之荷擔肩輿市買工作廣占人數大傷士心甚失朝廷養兵本意臣愚伏望下有司檢舉舊制應知州合破禁軍接送之類並不許過數自兵興以來州郡添增官兵數多乞於合破舊數痛與裁減其不合破者止得差廂軍而後

俾之揀退老弱招補闕額申明隊伍修飭器械嚴教閲之法謹階級之令其知州兵官所破人數亦仰依法輪次赴教置為兵籍以時勾稽委逐路帥憲嚴行覺察輙敢如前差占並行按劾從私役禁軍法必罰無赦仍自樞密院常切委官密賜體究施行庶幾為民養兵不至虛設而緩急之際可以倚仗用復祖宗之良法不勝幸甚

浚又上言曰臣契勘諸軍當結純鎗純弓純弩隊鎗之

隊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帶刀斧每隊九十人通九隊作一部九部為一陣縁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餘步敵騎若近先發弩鎗弓隊小坐次發弓若至前則純鎗之勢甚壯可禦馬足鮮有不勝舊嘗以此行下諸軍韓世忠等用此後來更改不常名為花裝徒便觀看臣恐弓弩數少鎗手又散在隊中參錯失序不能破敵如合聖意伏乞批付臣行下諸軍遵守施行

浚又議練兵曰士有好為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

在兵茍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将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為此說者盖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歇裒初斂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董之以尼雅滿輔之以偽太子臣知其易為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

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知平江府洪遵乞精選間諜劄子曰臣聞古之人謀其鄰敵必有覘國之術所謂間諜者雖聖智不廢焉蓋堂堂之國相與周旋而不知其用事之人若其人之賢愚與意向之所在徒冒不測角力於兩陣而庶幾於或勝非所謂萬全者也荀息之謀虞既知宮之奇之存又知其雖諫不聽韓信之謀趙獨憚李左車之智又知其計之不用故皆決策一舉而得所欲漢高祖因酈食其而

知魏大將之為柏直騎將之為馮欽步卒將之為項他而又知其不能當吾韓信灌嬰曹參焉知之既詳料之又審卒成漢業豈偶然哉恭惟陛下信順之德昭格穹壤金人畔盟神人共憤起釁未幾旋即內變此蓋皇天后土資社稷靈長之福啓陛下恢復之圖方當日夜淬礪謀所以待敵今將士不患不勇糧餉不患不繼臣之過計竊謂我之覘彼者未甚精詳方兵交時通國所知者逆亮而已其腹心爪牙合慮併力以謀我者似亦未

能盡察如聞邉郡諸軍間有所遣探刺而歸類皆道聽塗説不惟非其要領兼亦虚實難明殆與不知者無異臣愚欲望聖慈深詔容議博延智勇機畧之士深入敵境往來出入凡國家所宜知者纖悉以聞隨其所遇待之以術勝負之形雖未决彼巳之勢巳可議今日禦敵之具固有大於此者而莫有先於此者利害甚明不可不講惟陛下留神省察

高宗時殿中侍御史章誼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嵗南

侵我亦累歲奔走葢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黄潛善汪伯彥過也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以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

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辨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

誼又奏曰臣聞古者軍容不入國蓋閫外之將居有壁壘以自守行有介胄以自衛平時出門如見敵故能臨敵不懐生蓋養之者有素也漢文帝遣三將軍以備敵灞上棘門見稱兒戲而細柳之師獨有真將軍之目者豈虛言哉今彊敵在境士氣宜振而介胄遨遊於城闕翁媼雜蹂於轅門統兵之將雖有臨淮校旗之法敢死

之士雖有射糜麗龜之巧皆無以自見陛下誠能分遣將臣遍屯要害之郡使得各申軍法明習教令一旦有警老弱悉留精鋭悉發以聽陛下之指授則戰將必克守將必固此今日之急務惟陛下留神幸察

誼又奏曰臣伏覩去年十月叛臣劉豫紿率金人阻兵南向不量輕弱狃習故態數萬之衆暴集淮甸自謂投箠可以渡江功在漏刻矣陛下奮揚神武親總六師破邊境譸張之謀摧敵國憑陵之勢至使衆叛而親離情

見而力屈潛師宵遁有風聲鶴唳之恐此誠陛下應天順人恢復中原之日也顧臣暗淺何足以仰裨廣淵之度預聞經畫之謀然臣聞之來遠之盛德莫上於修文禦戎之上策莫先於自治陛下仁恩浹洽不異南北天德覆臨無有遠邇故雖酋豪面内俘獲係塗一切矜容待以不死至有臨陣就執者釋縛而還鄉閭辮髪來附者冠帶而奉朝請此甚盛德事也陛下固已安行之矣惟是自治之策臣請得而言之今朝廷廵幸東南外憑

淮海内阻大江形勢非不壯也然而敵騎倏來曾無藩籬之固裴回累月輙有南渡之虞此無他舟楫不備而違設險之義也自敵騎既退議者便謂可以廓清中原收復畿甸兹固乘時進取之幾而安危之所係也使敵人果有腹心之患自救不暇則陛下遣一偏裨自河而南囊括席卷何為而不可萬一敵人止是師徒單弱知難而退別為後圖則秋高復來將何以待之此臣所謂莫先於自治者也今有江海之險又有舟楫之備敵人

來則阻險而還止則糧道不繼頓兵江淮之上縻以歲
月之久然後我可以得志矣雖然知所以自衛然後以
守則固知所以用衆然後以戰則克陛下今日三四大
帥之兵不為不衆矣舉此以削平禍亂蓋有餘力而金
穀之奉芻秣之費帑藏無餘僅可以集事然猶州郡之
間禁旅猥多主兵之官流品冗雜捐金帛以招無用之
兵捐倉廩以養不戰之卒平居依倚將副蔑視州縣一
聞外警輙肆其毒自建炎以來殺長吏據城郭乍服乍

叛惡本不除近聞淮甸之師建州處州又復相煽異時
陛下分遣大兵渡淮而北安集降附東南將兵決為不
靖為今之計且當擇取壯勇以補行陣之闕汰去冗濫
以寬財賦之源盡舉平陸之兵悉為舟師之用罷招軍
之請豐府庫之儲專奉征戰之師使之外捍彊敵內庇
生靈則民力益固財用益饒兵氣益振矣今舉江南之
户口有幾而兵之隸籍者有幾率一户而養幾兵矣又
復招軍不已則將何以善其後哉方今禦戎之策莫先

於自治而自治之術莫急於訓兵訓兵有制然後定禍難攘諸邊詰姦慝致安平無施而不可惟陛下留神幸甚

誼又奏曰臣竊謂安邊境定國家唯戰守二道而已二者皆以謀為主守不用謀則雖有金城湯池未必安也戰不用謀則雖有堅甲利兵未必勝也今國家阻江左山川之險擅東南陸海之富有列營熊羆之士加之器械戈甲之備然而守則不堅戰則不利者其故何也惟

不用謀也請以近事言之敵人嘗渡江而南矣望風奔潰者往往皆官軍也得其酋領者往往皆土豪也豈官軍土豪勇怯有異哉官軍擊其堂堂之陣而用力土豪避其堂堂之陣而用智是以敵人每能摧官軍之堅而卒墮土豪之計者謀與力異也臣願陛下用沈幾先物之智與經國遠圖之臣柔遠應敵揆事畫策一切以謀為主如此則戰勝守固而金人可制土疆可復矣況於削平盜賊亦何難哉

誼又奏曰臣聞邵青賊兵近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府之常熟縣所至劫虜見今浙西州縣遷徙奔走公私騷然契勘劉光世係浙西宣撫大使驍將鋭兵自可討擊然而不能應時擒制者決以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臣觀國家既憑大江以為險阻而於舟師畧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

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為陣脚船其次

為戰船其小為傳令船盖置陣尚持重故用大船出戰尚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為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船然後濟也朝廷試於駐蹕之地聊為千艘之具教之攻戰之法計亦易辦伏望聖明特降睿旨置一水軍帥以名將以為江海守禦之備庶幾盜賊莫敢予侮臣不勝憤懣激切之至

誼又奏曰臣契勘朝廷設置州郡本謂地產可以充貢

賦師旅可以戢盜賊兩者並行軍食皆足則安富尊榮之道也今溫州軍兵猥多幾倍祖宗舊制靡費衣糧耗蠹財用至使上供常賦不入王府州郡錢帛困於供億臣今畧舉大槩言之本州自元祐元豐以前舊置廂禁軍額共二千五十一名諸處巡檢多是只差禁軍前去守把罕曾招置歲支錢七千餘貫米三萬二千餘斛紬絹布共一萬餘疋綿二萬餘兩自政和以後剏置禁軍兩指揮壯城廂軍一指揮六處巡檢剏招人兵九處巡

檢各添二分通計添招廂禁軍一千七百餘人每歲又支錢一萬二千六百餘貫米二萬八千八百餘斛紬絹布八千六百餘匹綿二萬一千九百餘兩此皆昔年供輸朝廷之物與夫本州支給官兵之費也況自多事以來不復出戍超轉資給人員數多每有招填費耗例物關糧半年旋行計置若不申明公私日困伏望朝廷詳度將本州舊額軍兵並政和以後添置廂禁軍并廵檢下搠拍添招人兵遇有逃亡闕額並罷招填候人數與

舊額相當即行撥併罷去剏置剏招軍分若蒙便降指
揮亦須數年方可銷廢盡絕庶幾貢賦常物可以依得
祖宗舊來立定格目供輸朝廷今來會計一州所費在
前頗闕他郡財帛乏絕亦復因此伏望聖慈降付外廷
詳酌施行
誼為徽猷閣直學士又奏曰臣聞兵者禁暴止亂安民
和衆聖王所資以拯民於塗炭者也今陛下經營天下
攘却盜賊累年於兹然未能指呼如意者臣恐制兵之術

未盡也臣覩今日神武之兵萃為五軍分隸諸將其間往往逃亡盜賊之餘伎術市井之人得選其列所謂正兵者鮮矣至於殿班親軍陛下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其於射麋麗龜之巧投石拔距之勇則未有聞焉又復統兵之將雍容緩帶初無折衝威名之望又無沈鷙猛毅之姿恐不足以仰副明主駕馭英傑鞭笞敵人之意臣考之前古漢兵之在京師者有南北兩屯唐兵之衛天子者有南北兩衙此皆天子自將之兵也其預選則

莫非驍雄之士其可任則莫非土着之人其統率訓練則莫非智謀功名之將兩軍力侔勢敵内消禍變外遏僭亂人主獨操兵柄不以授人故國勢彊而豪暴服矣恭惟聖宋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内其魁雄武捷皆極天下之選臣願陛下斟酌前代南北禁衛之意紹隆本朝遴選班直之法立為材技勇力之等選於五軍及江浙福建凡禁軍土軍弓手齒歲强壯不犯徒役不經敗亡而有父母兄弟妻孥可任者皆為應選其選

於五軍者聚為一衛其選於諸州者聚為一衛百人一校千人一將合取萬人分為兩衛各選殿帥統之而總其任於樞密使以聽陛下之指使如此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陛下時因聽朝之暇或御便殿或出近郊人人閱試旌别勸賞漸增俸廩使恩威足以得其死力其誰敢不聽命哉當陛下布昭聖武之時其措置設施似不可緩臣不勝區區之願

誼又論民兵奏曰臣伏見今日州郡守戰之兵壞於昔

年投換之法竄易姓名類非土着尺籍伍符難以稽考平時嗔目語難每懷干命之心及其臨敵退避率無死難之節至於逃亡嘯聚焚刧剽攻擅據州城執戮守將然則軍政之弊至此極矣唯是民兵一事所宜乘時措置以備非常之舉盖今之民兵則周官六鄉之衆齊侯節制之師漢室更戍之卒有唐府衛之兵也近世廵社亦有遺意古今雖異經籍猶存法制具在因時施宜少加損益則東南郡縣數十萬之衆可指日而辦閒居無

錢廩之費調發無羇旅之思習熟險易愛護鄉閭比之召募遊手之人以充師旅之任其利害明甚矣又况近者關陜有累捷之音東北有可乘之便自宜命將北征以係人心大兵繼進盡復故土被甲荷戈之士分閫授鉞之臣方經營於江淮之北矣若夫根本之地在此南服非藉民兵何以為守禦之備哉臣頗聞獻是說於朝廷者甚衆而未獲施行伏望斷自聖心早賜措置不勝大幸

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漢有
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
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
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二